

经典文学

Classical

53种离别

一种自我教育

虹影

作品

散文诗般的语言，将人世离别写得深入骨髓

四川文艺出版社



53种离别

一种自我教育

虹 影 作品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3 种离别：一种自我教育 / (英) 虹影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8

ISBN 978-7-5411-5099-9

I. ①5… II. ①虹…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526 号

53 ZHONG LIBIE

53 种离别
一种自我教育

虹 影 著

责任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叶 茂
图片摄影 虹 影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段 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 × 203 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99-9
定 价 38.00 元

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的过去，那太完美的过去，总难与今生相连。我在茫茫的夜里，把一个个梦留给那本书，闭上眼睛，想象我的身影如猫一样在夜里来回走，仿佛在象棋格里穿越，没有惊动任何人。

序

家里有一个格子双人沙发床，产自丹麦，客人留宿时打开，平日收起。有了孩子后，就一直打开，她睡在上面。她是个包打听，说这床好舒服，在哪买的？为何而买？

我说以前外婆来北京，给她买的。

孩子很高兴，是外婆睡的呀，那是什么时候？

我说记不清。真的记不清，好像是2001年左右，是一个夏天。二姐两口子陪伴母亲来北京。

那个夏天，一个人孤独的生活被打破，母亲要来这件事，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准备，添了些椅子餐具和两个空调，又去买了床上用品和毛巾等物品。

母亲来了，只是老了一点，人很精神，我很高兴。我的厨房被二姐夫接管，由着他做各种吃的，我呢，关在自己的卧室写一个长篇。

我很少与母亲交谈，她也一样。我总听见客厅外二姐与她在说话，都是家常。

二姐两口子陪母亲去了故宫，可能还有王府井。

我没有问，只是听他们说。

住了一段时间，我买了卧铺票，三个人坐火车回重庆。

现在回忆这些，我能确认没有去火车站接他们，也没有去送他们。那么母亲如何想？他们坐了几天火车来北京，一路上如何？回去呢？

为何我没有去陪母亲好好看看北京，也没有一次陪他们去餐馆吃饭，没给母亲做她喜欢吃的饭？

等等，有一次，我陪她去雍和宫烧香，我俩坐在宫里一张木凳上说了一会儿话，但也没有说到彼此的问题，那些长年困扰着母亲和我的痛苦。我们的心啊，就像两粒微尘轻拂过彼此，一眨眼就没了。

有一次母亲来我的卧室用卫生间。我问她为何不用外面那一个，她说这个好用。我说两个一样。

母亲再也未用过我的卫生间了。母亲是试着与我说话，可是我的内心拒绝了。

每回我回重庆看她，若不是住旅馆，在家，肯定和她睡一床。在北京我自己的家，为何我就没和她睡一床？这样母亲就不必和二姐睡那格子沙发床，二姐夫也不必打地铺。

好些细节，深究起来，记忆里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话也是模糊不全。我在那段时期，一定遇到了好些想不起来的问

题，内心悲伤挣扎得厉害，缺失得无形无魂，我一定在某种伤害或失去中迷失掉了自己。

可以肯定，那时我一定是患了不轻的自闭症，要与眼前的世界分离，甚至母亲，我最亲最亲的人在眼前，我也要分离。

母亲在去世前，我都没有机会说到自己的痛苦，她的痛苦。似乎是我回重庆少了，住家少了，我甚至也不关心自己，到最后我如飞蛾扑火，整个人死掉。死掉后才发现这个世界的存在，才发现母亲已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不能像童年那样期待她回家，也不能像童年那样全身心渴望得到她的爱抚和注意，哪怕她冷漠的目光，或狠下心来惩罚我跪在搓衣板上。

母亲一心一意要让我自己面对过去所有的伤疤，她说这样才能往前，才能长大。

我长大了，在一次又一次缝起那些痛苦和别离的伤疤中，勇敢地转过脸。让你们看。



目录

序	1
之一 忠县	1
之二 星星闪烁	14
之三 父亲	19
之四 十二岁	23
之五 红色笔记本	26
之六 1095 天	30
之七 做梦人	33
之八 珂赛特	37
之九 北京	40
之十 大姐与二姐	44
之十一 亲爱的人	47
之十二 女孩	50
之十三 岛国	53
之十四 英语教师	57

之十五	少女	60
之十六	夜蝴蝶	63
之十七	单眼皮	66
之十八	过生日	69
之十九	两分钟就好	76
之二十	冯涅格特	79
之二十一	爪哇	82
之二十二	粉丝	86
之二十三	保罗	90
之二十四	埃莱娜	93
之二十五	旅馆	96
之二十六	楼梯	99
之二十七	朋友	102
之二十八	舞台	105
之二十九	另一个女人	110

之三十一	火车	115
之三十二	灵山	119
之三十三	神秘的镜子	123
之三十四	白头发女人	130
之三十五	忧郁症	135
之三十六	威尼斯	137
之三十七	上海	140
之三十八	爱美者	144
之三十九	姐姐	147
之四十	爱情	151
之四十一	夜市	155
之四十二	雅加达	157
之四十三	尼泊尔	159
之四十四	千岛国	161
之四十五	西尔姆山	163

之四十五	老城墙	165
之四十六	插花女	167
之四十七	不明身份	172
之四十八	弗里达	174
之四十九	夫差	177
之五十	少年	181
之五十一	水库	190
之五十二	二姐讲的故事	192
之五十三	香港	198
代后记一	把木板架在长江上	217
代后记二	但愿有一天	234
附：	为何写《53种离别》	238

之一 忠县

我六岁时，连狗都嫌，黄皮寡脸，头发稀得打不起一个辫子，头脑迟钝得连过路收破烂的老头都惊奇。最后，母亲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余。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斗闹腾无人管，从三峡巫山农村回家，住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事与母亲大吵一顿，发狠说是要回乡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说是行李，也不过是将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个星期天，母亲在堂屋里闷坐了好久，突然对大姐说，你要走，那就顺路把六六带回我的老家忠县吧。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一直尝试着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试试我能否讨乡下哪个亲戚喜欢，算是对我降格以求。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的阴谋，但是我感觉到她不要我，因此对离开这家好不好，也全然不当一回事。

那个春末，天气已经暖和了，我跟着大姐坐轮船。那是我

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口。她的样子很漠然，我不理母亲，大姐也没好脸色。母亲掉头走得很快，大姐拉着我的手走得更快，上渡船过江，然后再去转大轮船。

记得坐的是底舱，铁板地面，机器隆隆，与许多担扁担背东西的人挤在一块。到忠县县城，已是深夜。大姐说已经晚了，最便宜的旅馆我们两人付一个统铺位，花那钱也不值。结果她费了好多口舌，被允许在码头趸船上的凳子上过一夜。我们两人挤在一起，搭了件衣服凑合着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坐第一班长途汽车，再赶山路，看着长江在眼前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一直到我腻透了任何风景，才听到村子里的狗吠乱叫，大姐说到了。

大姐把我送到忠县乡下，住了两夜自己就回巫山去了。那时我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离得近，大姐会来看我，后来会查地图了才知道很远，她就是把我一个人撂下来狠心走了。大姐当知青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巫县小三峡。她落户的地方就是后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昌古镇。

母亲的家乡关口有个石寨，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石头砌的，没人说得清是什么时候的建筑。老人说起码明清时就有了，说是张献忠打到过这儿，蛮族女将秦良玉把关，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攻守相持不下。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岗亭，全由整块大青石而筑，但年久风化，石顶全坍了，前院的

石缝里生满野草。村子里用来开露天群众大会或晒粮食什么的，墙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草人手里还塞了一把芭蕉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吓唬来偷吃粮食的麻雀。这古老的石寨，在村口池塘边，透过树枝就望得见，算是这个“关口”村的历史见证。后来我恨这地方的一些人，就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分子秦良玉的后人；再后来我恨这地方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张献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种。

我先在大舅家落脚，大姐嫁给了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同时也是大姐的公公，大舅妈在大饥荒中饿死，大舅一直未娶，他们生有三儿一女。二舅与大舅家的两间平瓦房连在一起，各有草屋和搭的猪圈，猪圈边就是茅房，几根树桩钉在一起，四周是竹篱笆。

我的到来，让这个一向平静的寨子掀起波澜，整个村子的人都来到大舅门前看城里的“小姐”是什么样。这里几乎没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倒是有人出去过，比如我母亲当年逃婚，一出去就不再回来。这儿的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时，那也是天垮下来的绝境，如果数一下村里去过大城市的人，那就是我这两个舅舅，他们在我出生前，抬着重病快死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去重庆交给我母亲，送到了就赶快回转。

那些看稀奇的村里人失望极了：屋子里站着一个小瘦瘦小小的女孩，满头黄毛，眼睛充满恐惧，而且半天都不说一句话，

也没有笑脸，穿得几乎和他们一样破旧。也拿不出任何礼包，连农村人走亲戚，都要带自家做的麻花或红糖。可我什么也没有带，母亲只想把我从她身边赶走，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细节。那些人很快就散了。当晚我和小姐姐一起睡。

有一天么姨来关口接我，她离得比较近，翻过两座山越过三条溪沟就到了。么姨长得不像母亲，五官较小，眯眯眼，个子也小。她没有儿女，丈夫在煤矿挖煤，经济情况比舅舅们好一些，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胆，害怕丈夫被炸死，因为这小煤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塌方、瓦斯爆炸事件，死人是经营小煤矿预算的一部分。

么姨坐下没一会儿，拉着我的手就落泪，我没有办法让她停，就跟着她哭，我哭的是自己被重庆城里的母亲抛弃，一辈子就留在这偏远的农村。我一哭，么姨就停住哭，带我到小河沟去捉螃蟹。

那天遇见一条大花蛇，我吓坏了，么姨竟和那蛇对视，而且拾了一颗石子，抛上半空，嘴里念念有词。那蛇身子伸得很高，但费劲地弯过脑袋去看那石子，最后整个身体垮倒在地上，一溜烟不见了。我从惊吓中缓过劲来，问么姨怎么一回事。她说，遇见那种蛇，就要比高矮，若抛出的石子高到连蛇抬起头都看不见，蛇就会饶了我们。

我在么姨那儿住了很久，有天表姨来么姨家，说是有事耽

搁，不然早就来接我了。她生得白净，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穿得也干净。总之，我当时一下就被她的端正模样吸引住了。么姨舍不得我走，但表姨态度很坚决，说以前我母亲在乡下时与她最要好，现在母亲把她的么姑娘送到乡下来，能不管吗？不过她们在屋里商量了一天，最后达成协议，我先去她那里，然后再回来。

表姨那儿很远，在长江边的丰都鬼城附近。我们走了一天山路，她走路不快，因为她说小时家里对她期望太高，要嫁个好人家，就缠了脚。她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放脚，被家里发现，狠狠打了一顿，重新缠脚，但又被她放了。这么折腾过几次，那双脚就不成样子了。我们一路说着话，等到她家天就黑尽了。表姨是第一个打开我话匣子的人，她喜欢问我，我也喜欢问她，关于重庆城里的事，她最感兴趣。

她说很后悔，当初应该跟我母亲一起跑到重庆，哪怕做纱妹，也比在农村强。

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呢？

她说有些东西丢不下。

问她什么东西。她笑笑，说你是小娃儿，你不懂，有一天你懂了，表姨再讲给你听。

表姨爹已经做好玉米稀饭等我们。比起其他亲戚，表姨家的房子最像模像样：石头房子，屋顶很高，其实就是一个旧时碉堡。解放那阵分田分地时，那个石房子里炸死的国民党士兵